

歷史的進程猶如人生，

叉道之中又有叉道。

我常常捫心自問，

應到哪裏去尋找通向真理的大路？

(修訂本)

西方的躍起

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

金觀濤
唐君毅

揭開歷史的帷幕，洞察世局的真相



風雲思潮⑧

西方的躍起

——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

金觀濤
唐若昕 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印行

西方的躍起

——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

作者——金觀濤 唐若昕

責任編輯——項懿君 謝美玲 覃玫

美術編輯——李采霞

發行人——陳樹正

出版所——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谷風出版社協作贊助)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一〇一三號六樓

電話——(〇二) 七五六〇九四九

發行所——大鴻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溫州街七十四巷二弄五號

電話——(〇二) 二六三七一八七・三六三七九四七

郵撥——1090641-1

印刷所——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中正路八〇〇號

電話——(〇二) 二二三一三二七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特價：一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五九五號
國際標準書號：九五七—九五三六—〇一—五

◎本書授權者——金觀濤

◎法律顧問——李永然律師



風雲思潮 8

◎版權、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出版說明

本社

學術爭鳴，是思想與思想的撞擊。建立一個多元化、開放式的民主社會，關鍵在於鼓勵各種新思想的產生，支持各種觀點的交鋒。「風雲思潮」願意爲此而提供園地。

任何思想的形成，總是從不成熟到成熟，由點點滴滴而匯成一個整體，所以我們不獨偏愛思想體系。只要言之成理、論之有據，只要對讀者有啓發，斷想、隨想及思想火花，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它的一席之地。

真理是開放的，在糾纏著正確與謬誤的意見爭論中，包含真理顆粒的新思想可能會失之偏頗，闡述老觀點也未必就是陳腐之見。學術上沒有審判官，真理自會在爭鳴中愈辯愈明。重要的是，作者要對自己的思想和文字負責，讀者有權進行批評與詰難。

願中國所有關心思想潮流、生命理念、民族前途及學術深度的朋友，都關心和支持我們匯集海峽兩岸人文智慧，所編成的這一套「風雲思潮叢書」。

爲《興盛與危機》等三書

致台灣讀者

聽說，我們的《興盛與危機》一書引起了台灣學者的廣泛興趣和討論。我們並不了解台灣讀者是怎樣討論我們的著作，可是我們依然感到十分欣慰。因爲這表明了一個事實：海峽兩岸的正常學術交流中斷了近四十年以後，知識分子的心仍然是相通的。

台灣出版界相繼出版了我們的三本有關歷史社會結構研究的書，即：《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西方的躍起》（與唐若昕合作）、《悲壯的衰落——論古埃及社會的興亡》（與王軍銓合作），這是我們企業用新方法來研究人類文明史的計劃中的一部分。其中，《興盛與危機》是我們的第一部、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西方的躍起》與《悲壯的衰落》則是同一計劃的另兩項初期成果。近期內，我們還將出版修訂本的《興盛與危機》，並寫作《興盛與危機》的續篇，均準備由風雲時代出版社印行。

爲《興盛與危機》等三書致台灣讀者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大陸的、台灣的、海外的，都深感一種內心的壓力。中國往何處去？中國文化往何處去？一系列社會激烈的變遷，世界格局的動蕩，都使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危機感。湯恩比曾說過：「某些重大的、往往也是驚人的公共事件，是一種挑戰，它激起了以歷史診斷為形式的一種應戰。」十幾年前，我們毅然從自然科學轉向社會科學研究，就是正視了我們內心所感受的壓力而作出的一種回應。直到今天，這份壓力並沒有減輕，我們的研究也還處在開始階段。真希望有一天能和台灣學者們坐在一起，討論我們共同感興趣的學術問題。

《興盛與危機》、《西方的躍起》、《悲壯的衰落》三書，在台灣原曾由谷風出版社印行，現連同我們所有其他新作，一併轉移給風雲時代出版社正式出版。主要原因是負責為風雲時代編書的陳曉林先生是我們在學術、文化上的知音。在版權轉移過程中，谷風出版社一直誠意與我們及風雲時代配合，也是值得感念的經驗。

金觀濤、劉青峯

一九八九年春節前夕於中關村

中國思想界的沙特與波娃*

——大陸學術前衛象徵：金觀濤、劉青峰

傅偉勳

●美國賓州天普大學教授

前言

目前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據說有「四大思想領袖」最有號召力，影響也最大。他們是，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資深所員李澤厚，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天體物理學專家），科技大學化學系教授溫元凱，以及中國大陸（自然）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科學哲學研究室主任金觀濤。這四位之中，李澤厚算是哲學思想界的頭號人物，我在《文星》一〇一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已有專文討論他的「荊棘之路」。方、溫兩位教授則是理化部門的領導人物，自有他們不可忽視的作用與影響。至於年僅三十九歲的金觀濤，是橫跨科學與哲學兩大領域，且又兼攻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尤其歷史科學與世界文明史）的奇才，有無比的創造潛力，他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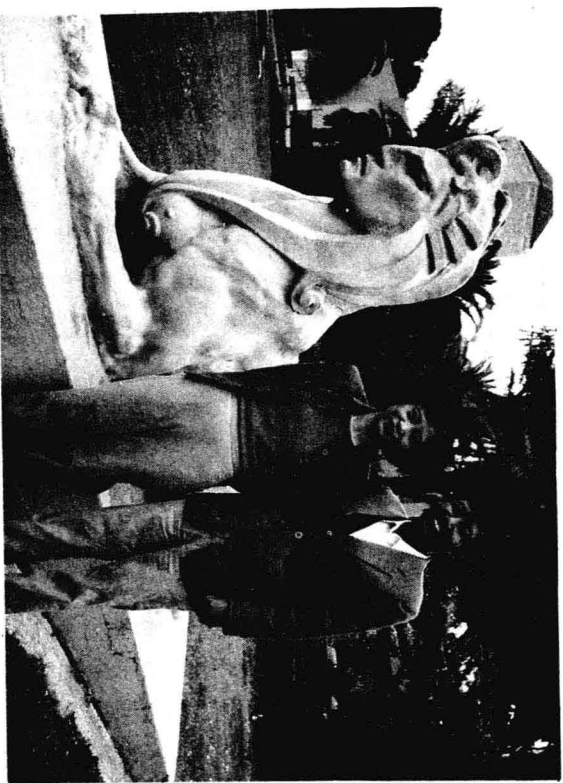
* 本文引自《文星》復刊5號，經《文星》雜誌社同意轉載，謹此致謝。

中國思想界的沙特與波娃

性和影響與日俱增，恐怕已在前面三位之上，無疑是領導新一代開明改革派全面突破馬列教條而「走向未來」的前衛象徵，很值得我們注目。

去年（一九八六）春天，我應邀去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訪問講學。四月八日下午，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階梯教室演講「西方哲學的挑激與中國哲學的回應」時，金觀濤與他夫人劉青峯也來旁聽，演講完後只交談了幾句，無甚印象。九月初旬，金觀濤夫婦分別獲得美國兩家基金會的資助，以特殊學者身分飛來費城，在賓大訪問一年；因與敝校天普大學鄰近，自然有了不少機會謀面交談。金氏精力充沛，身兼數職，目前又是「科學·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常務理事；更重要的是，他是「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主編，同時又主編《走向未來》雜誌，第一期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其妻劉青峯亦係中國大陸科學院重要成員，負責該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的編輯工作，也擔任「走向未來」叢書的常務編委之一。他們二位可以說是我生平接觸過、觀察過的海內外中國學者圈內最理想的一對；我半開他們的玩笑說，他們有如「存在主義的標準情侶」沙特與波娃。他們從早到晚共同討論老問題，共同探索新方法，共同編書，共同著述，甘苦與共，相輔相成，十五年如一日，真令旁觀者不禁感嘆一聲「羨煞我也」。

譬如「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獻詞，雖無作者署名，其實就是他們共同撰成的總序。「當代大學生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所收的一部極有方法論見地的《問題與方法集》，也是他們共



金觀濤與劉青峯正有如「存在主義的標準情侶」——沙特與波娃。

中國思想界的沙特與波娃

同編寫而成的。尤其他們那本一鳴驚人（已引起不少西方與日本學者注目）的主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九八四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台灣谷風出版社），更是相互勉勵而齊力完成的一部學術傑作，針對傳統經典式的馬列教條進行現代化科學的全面突破，已爲此後大陸的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論研究鋪下一條足以超越馬列限制的新理路，值得我們關注。此書的基本觀點與方法論線索，多半出於兼具科學與哲學雙重思考能力的金觀濤。但也應該指出，從浩繁無比的中國歷史典籍與文獻資料，很有能耐地一一尋找史實，用來例證此書建立的科學假說，且在文字修飾和最後定稿苦下功夫的，是他那兼有學術識見與文學才華的妻子劉青峯。原來劉青峯也是大陸有數的作家，一九八〇年在《十月》文學雜誌登過轟動一時的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不久由北京出版社印出單行本，早已售罄。我在封面上看到她的筆名「靳凡」，才依稀憶起了前幾年在香港《九十年代》雜誌上讀過的，有關靳凡與《公開的情書》的專文報導。

最近在著名的數理邏輯權威學者王浩教授家中，有了一次小規模的座談會，除了來自費城的金觀濤夫婦與我之外，還有周陽山（《時報新聞周刊》紐約版編輯）、楊澤（中國時報駐紐約記者）、劉大任（著名海外作家），以及王浩教授。在這座談會上我們獲致一個基本共識：學術文化問題應與政治問題分開，海峽兩岸的學術溝通與文化交流不應受到政治統戰的牽制或干擾。我個人尤其強調此點，做爲一個海外華裔學者，十分關心「文化中國」，認爲臺灣與中國大陸都



• 在王浩家中舉行的座談會，左起依次為劉青峰、金觀濤、傅偉動、王浩、楊澤、周陽山（傅偉動提供）

中國思想界的沙特與波娃

(五)

應客觀地了解對方的學術文化發展動向。我尤其認為，臺灣應在學術溝通與文化交流上，採取更積極有效的「出擊」政策，多向中國大陸學者介紹臺灣日求（經濟上）科技資訊化、（政治上）民主法治化、（學術上）多元開放化的發展趨勢，這對代表開明改革派，而設法徹底突破馬列教條的新近中國大陸學者，如金觀濤夫婦等「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與作者們，以及願隨他們「走向未來」的無數廣大的年輕一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來說，具有正面的思想衝擊與間接的精神鼓勵雙重作用，可以說有百益而無一害。倒過來說，我們向中國大陸學者「推銷」我們的想法做法的同時，也應該如實客觀地了解他們目前的想法做法。進一步說，如無「知己知彼」的現實條件與實際行動，任何「統一中國」的願望或口號，都只不過是紙上談兵，沒有真實意義可言，這是我撰寫本文的基本緣由與旨趣。

金·劉的成長過程與治學道路

一九四七年二月，金觀濤生在浙江省義烏縣，家裏很窮，祖父是不識字的靴匠，父親金松壽倒是當了杭州大學化學系教授，現任該系系主任。劉青峯是山西岢嵐人，自小學到中學經常隨家到處遷徙，足跡踏遍重慶、武漢、鄭州等地，因此自年少即已識廣多聞。劉於一九六三年考進北大物理系，兩年之後，金也考入同校化學系，那時都志願當科學家，認為發展科學是救國救民必

需的捷徑。劉因健康關係，放棄了物理，轉到中文系，而於一九六九年畢業。金則一直留在化學系，也兼攻數學與物理，於一九七〇年畢業。他們就在這一年認識，於翌年結婚。

文革剛發動時，劉青峯的思想極左，但因家庭背景（屬於「紅五類」）總被排擠，不能參加文革活動。北大畢業之後，分配到貴州清鎮的一家中學教書，生活很窮困，又目睹鄉下農民過著疾苦淒慘的日子，刺激很大，從極左的文革惡夢幡然覺醒。她在一九七二年寫成《公開的情書》，但拖到一九八〇年才在《十月》雜誌發表，掀起了一陣旋風。金觀濤在文革期間屬於逍遙派，沒有參加政治活動；北大畢業後，分配到杭州當普通工人數年。他對我說，在一九六六年後半（文革開始不久），思想上極為痛苦，意識型態陷於混亂，完全自覺到經典式馬列教條的根本矛盾。我問金、劉二位，他們何時開始感受到問題的嚴重，他們都說，在四清運動期間就慢慢了解了；四清運動在文革以前的幾年進行，這時毛、劉兩派對於農村改革等等問題的意見分歧已表面化。不過，他們兩位徹底覺醒於馬列教條解不開的纏結，還是文革爆發以後不久的事。

金、劉二位對我的馬列教條批判都有相當的了解。我對他們說，馬列毛教條的一些根本難題或偏差，都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馬克思本人身上，譬如「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祇有階級的人性，沒有超階級的人性」，或「達到高度的共產主義目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的必然」之類的武斷，應由馬克思負責。令我驚異的是，金觀濤不但了解我的意思，還更進一步說，他在一九六九年就已意識到，造成整個馬克思主義到馬列教條的概念混亂與理論纏結的始作俑者，應該推到黑

格爾的辯證法。我問他說，是否可用我對三種馬克思主義的嚴密分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只具科學蓋然性的唯物史觀），哲學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以及歷史的唯物論，乃屬自謂絕對真理的哲學獨斷論），與意識型態的馬克思主義（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必定達到共產主義目標的「應然」信念）——來說明哲學層次的辯證法對於科學研究的無謂干擾，以及意識型態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對於哲學研究與科學研究所造成的雙重思想禍害；他立刻點頭，表示同意。

數學與理化基礎極其深厚的金觀濤，如果願意依照本來的志向，去當一個成功的理論科學專家，是早就能夠達此目的的。但是，覺醒於文革惡夢的他，立刻發現到，他的終身工作目標不應局限於小小的理論科學研究範圍，因為經典式馬列教條與文革浩劫所引起的許多嚴重問題，已非數理化等純粹理論科學研究所能徹底解決。思路活潑而精銳，且有宏觀能力的他，終於跳過狹窄的數理化研究，廣泛地從事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理論的研究工作，研究領域包括（非馬列教條意義的）自然辯證法、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如控制論、系統論等）和歷史。他的研究特色是，力圖將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如控制論、系統論、突變理論等應用到上述研究領域中。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七本學術專著，以及四十餘篇論文；訪問美國之前，又完成了《整體的哲學：組織的起滅、生長和演化》這部書稿，我也親眼看到，據說已在發稿排印，將收在「走向未來」叢書。

到目前爲止，金觀濤的學術成就大致可分四項。第一，在科學哲學的方法論方面，他發表了十幾篇論文，以現代自然科學成果探討有關於科學與哲學雙層的問題。譬如「質變方式新探討」一文，通過大量的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且應用突變理論討論了質變和量變的關係，提出了關於質變方式的新觀點。此一研究極富創見，實有助於徹底突破馬列經典式「自然辯證法」的理論限制，只是作者並未如此明言罷了。他也應用控制論，重新探討「實踐——認識——實踐」的結構，發表了「認識論中的信息與反饋」等論文（「信息」即「資訊」，「反饋」即「回饋」），足以取代毛澤東早年的那篇馬列主義「實踐論」。他在《中醫與控制論》一書，以及「中醫：科學史上的一個奇蹟」等論文，應用控制論、系統論去重新發掘中醫方法。「中醫」這篇論文在日本《漢方研究》雜誌（「漢方」即「中醫」）以日譯連載，頗受日本學者注意。此外，金氏還發表了一些探討自然科學方法論意義的專論，如「突變理論和黑箱方法」、「哥德爾理論及其深遠的方法論意義」、「邏輯悖論和自組織系統」等篇，富有開創性；還與劉青峯合作，探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統一的方法問題，也發表了若干論文。目前，他們還在進行此項研究。

第二，在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方面，金觀濤與樊洪業、劉青峯合作研究「近代科學爲甚麼沒有在中國產生」這個問題，發表了以「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的演變」爲中心的幾篇論文；於此提出了一種計量方法，對中國和西方兩千五百年來的科學理論、實驗和技術三項成果試做統計分析和比較研究，探討了近代科學加速發展的機制以及它和文化的關係。一九八三年金氏

在意大利召開的「國際時間研究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以英文提出「古代中國的科技結構及其演變」這篇論文，頗受西方學者的好評。在科學社會學方面，金氏與賈新民、劉青峯合作，發表了「科學技術促進經濟進步機制的探討」（一九八四）一文，提出有效需求等新概念，探討科技成果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必要條件。

第三，在歷史研究方面，金觀濤夫婦應用控制論、系統論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一九八〇年，他們提出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an ultra-stable system）的科學假說，有系統地探索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且探討運用系統論到歷史研究的可能性。於一九八四年出版專著《興盛與危機》，奠定了他們在中國大陸史學界無可動搖的學術地位，李澤厚與老一代著名學者一致推許其為具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言。金觀濤又同時發表了此書的縮寫本，書名《在歷史的表象背後》，收在「走向未來」叢書。在縮寫本的序言之前，有一句「一切理論探索，歸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探索——無名氏」。金氏贈我此書之時，另外複印一份「序言」，把「無名氏」改為「作者」，又在該句之前加上自己書寫的下面一段「作者的話」：「如果我們去考察一個民族世世代代活動組成的歷史長河，就可以發現：雖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明確的目的，但在千百年的整體上都表現著某種盲目性。歷史的規律就深藏在這種盲目性之中，揭示這種盲目性亦讓更多的人認識它，這就是一個歷史學家的良心。」這段「作者的話」（大概有意在再版時加印在序言之前），具有很吃緊的言外之意，無疑地暗示，以建立在控制論、系統論等科學方法上的科學假說，

去探索歷史發展的因果規律，才是真正「實事求是」的辦法，足以取代帶有馬列教條的歷史唯物論（「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規律」）。不過，作者在他書中常把「歷史唯物論」改寫成爲「經典式的決定論」，故令一般讀者感到，只有「暗鬥」而無「明爭」。

金觀濤還進一步應用系統論和組織理論，去探討世界各大文明的演化規律，在一九八五年與一九八六年，分別出版了兩本書《西方的躍起——從古羅馬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唐若昕爲其助手），與《悲壯的衰落：古埃及社會的興亡》（王軍銜爲其助手），這兩本書都收在「走向未來」叢書，現已由臺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出版。目前，金氏夫婦又在共同探討中國歷史上生態、災荒與社會關係的研究課題。

第四，在自然科學方面，金觀濤曾用黑箱方法討論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寫成「論量子力學之理論基礎」；又與郭其悌合作，解決了單組分體系相圖拓撲結構問題，也發表了論文。另外，他用突變理論研究化學中的鍵參數圖，寫成英文論文，一九八四年發表在《數學物理學報》。

上面已經多次提到，金觀濤夫婦共同研究的成果。劉青峯自己也從《自然辯證法》雜誌（編輯部主任亦係金觀濤）創刊以來，八年之間一直主持該刊的「人物評傳」專欄，由於此一專欄注重科學家的重大研究成果的思想價值，以及科學家獨特的成長道路等等，且文筆生動，具有高度的可讀性，因此成爲該刊普受讀者歡迎的專欄之一。她又單獨出版了《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學爲甚麼沒有在中國產生》（一九八四），也收在「走向未來」叢書。她在自序中說：「這